

1998—2010

新概念 历届获奖者散文 新作范本4

XIN GAI 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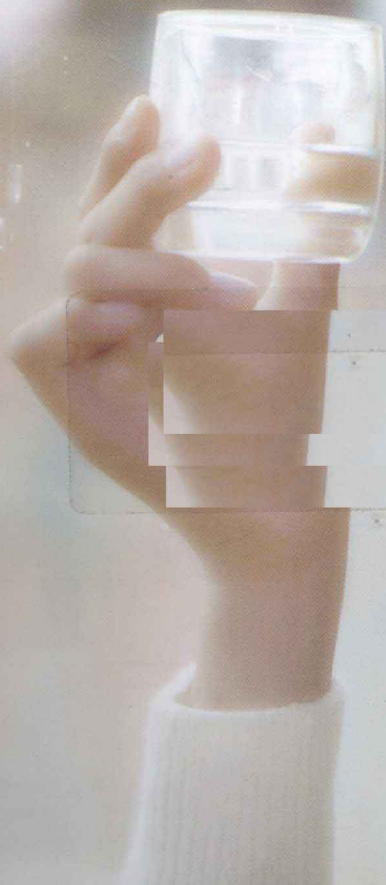
LI JIE HUO JIANG ZHE SAN WEN

XIN ZUO FAN BEN 4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锦绣绽开
新概念书系 03-39



主编：方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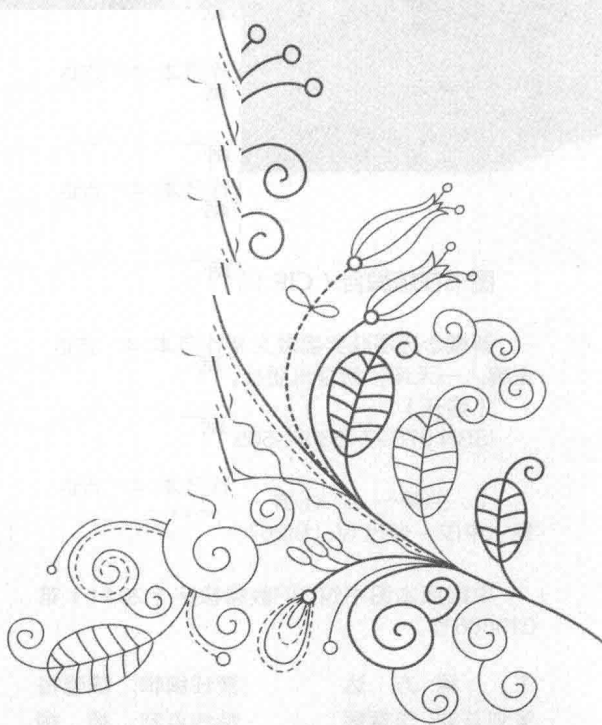
[单行道]

新蕾出版社

1998—2010

新概念 历届获奖者散文 新作范本④

主编：方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概念历届获奖者散文新作范本. 4 / 方达
主编. 一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1.3
(盛开)
ISBN 978-7-5307-5052-0

I. ①新… II. ①方… III. ①散文-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866号

主 编: 方 达
策划总监: 李耀辉
特约编辑: 叶夕夕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晓梅
特约监制: 杨 柳
特约印制: 徐冬梅
版式设计: 刘珍珍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022) 23332422
传 真: (022) 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印刷厂负责调换)

盛夏·七月，给你最美的流火

002 哦，爸爸
刘小乔

008 七月，给你最美的流火
汪子钰

012 妹妹背着洋娃娃
占晖

023 冬葬
魏春亮

027 城市风景
何璇

031 我无法抵达的世界
陆晓彤

033 七八话
徐利

那些花儿·无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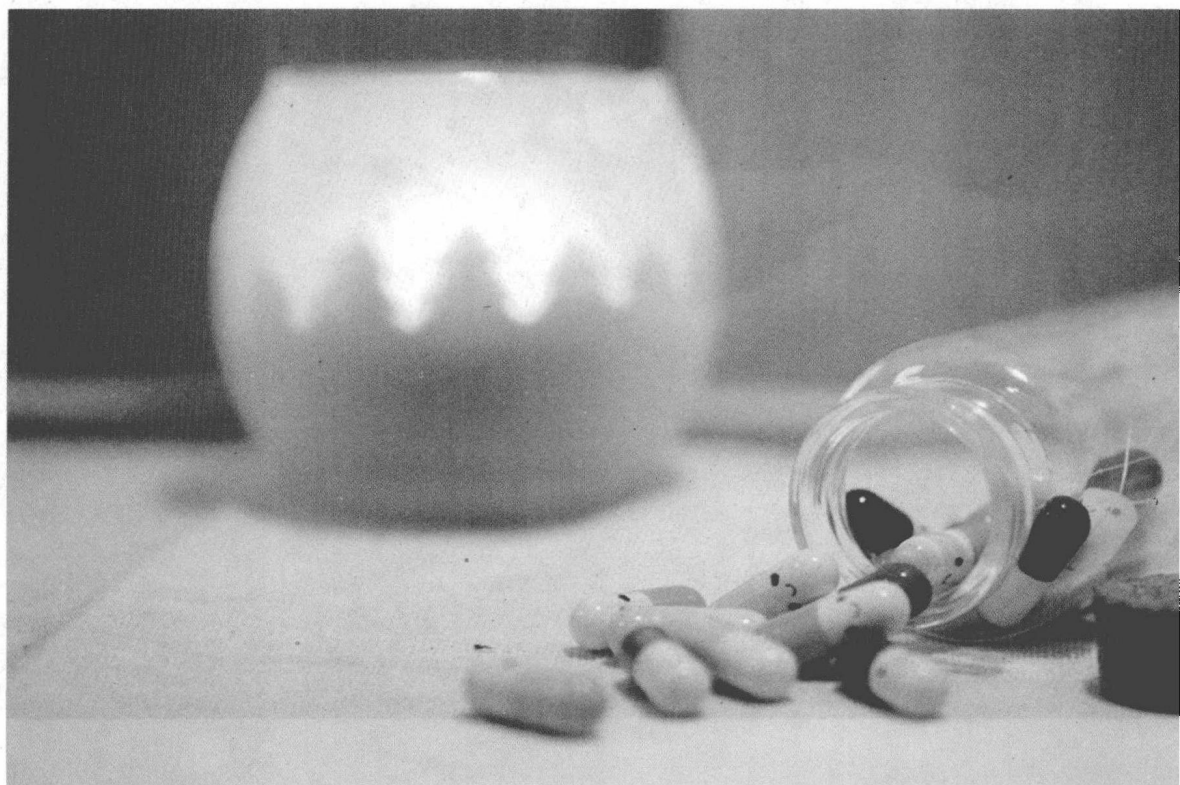
042 乱弹
李智超

053 如果你也听说
林培源

059 时光掠影
鲁一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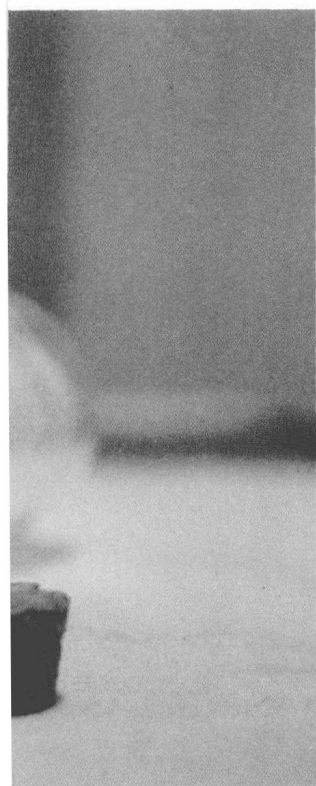
066 女孩小猪
穆新星

073 吾师金丽敏
马小淘



金色笔记·纪·年

076	084	092	098	110	116	120	126	130
黄意	邱爽	苏妮	刘卫东	韩晗	韩潇	赵祎	李晁	徐衍
灰涩弥留	无瑕	校园日	旅夜抒怀	百年马尾	博大精深	纪·年	致曹操书	路·城



倒流时光·秋天的怀念

138 埋葬在二月的路上——猫咪祭
李晔

143 秋天的怀念
孙良

151 跟我一起去流浪的犬犬
黄晨磊

158 童年往事
黄航

163 电话
练自强

167 故乡的洋槐花
魏春亮

172 恍惚二十年
王同心

静夜思·我在云端仰望

180 一半·民谣
徐衍

187 夜游
韩潇

189 我在云端仰望
王同心

191 遥远的征象
谢华伟

198 尘土
张兵

204 金色
朱小勉



魔镜·柏林苍穹下

- 212 其实不仅仅是暴力
马小淘
- 217 云淡风轻说废名
韩晗
- 222 亲爱的《父与子》
许栩
- 225 诗人已死
黄航
- 229 如果我是辛格，可惜我是米克，
最后我爱比夫
蓝回春
- 234 我的爱
李稳稳
- 238 柏林苍穹下
李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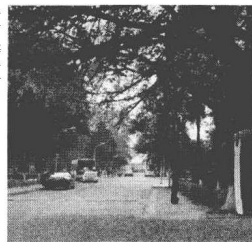
上海往事·无始之末

- 242 浮生阅尽，繁华入梦
李智超
- 249 无始之末
林培源
- 255 须臾间
鲁一凡
- 259 最好的羁绊
穆新星
- 267 再次走路去上海
马小淘



盛夏

月，
Gei Ni Zui Mei De Liu Huo
给你最美的流火



我站在阳台上想着浑浑噩噩的时光，七年前那些爸爸还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想起总会湿了眼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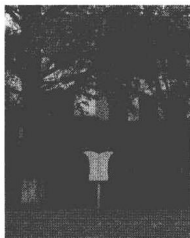
哦，爸爸

文/刘小乔

刘小乔

出生于80年代末，南京人。

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妈妈正在洗澡，铃声穿过水声，变得湿润起来。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匆忙放下书跑去客厅。

是那种90年代初的，正方的黑色电话，叫起来歇斯底里，像要用尽所有力气。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打电话来，它沉默地伏在客厅的矮茶几上，是一条睡不醒的小狗，今晚它欢欣地醒来，格外起劲。但我和妈妈都没有特别期待之人，会打电话来的也许是催交电费的人吧。

在接电话之前，我顺便拍了拍浴室的门，问妈妈她是不是又忘了交电费，可是她没有听清，反问我说了什么。其实我只是在拖延时间，希望电话可以就此挂断，因为如果不是电脑小姐，我已经厌恶了和人类交谈。

我抓起话筒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电话那边也是一片沉默，这样互相僵持了一小会儿，

在我快要挂断的时候一个低沉的男声轻轻地“喂”了一下，倏地我便看见一把轻巧的小钥匙直直钻进我的脑袋，兀自寻找一扇写着“童年”的门。

“是我。这样不清楚，你们也该换一部新电话了。”没有错，虽然时隔七年，我还认得这是父亲的声音，应该说，我从来就不曾忘记过。父亲的声音很低，但却像大提琴一样充满了温柔的韧性，很小的时候，如若没有父亲在一边哄着我，我便哭闹着不肯入睡，但他随意哼唱的小曲却在夜晚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让我安心。

“是小豆子吧，我是爸爸。小豆子还是那么不爱说话啊，爸爸想你了。”我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似要渗出血珠，握住话筒的手心也渐渐热起来，仿佛握着一小团火焰。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小豆子”的称呼了，其实也只有父亲才会这样叫我，他总爱挺肉麻地说我是种到他心里去的一颗小豆子，他还喜欢说很多肉麻地让我内心柔软的话，但是这些话唯有父亲才可以说得这样认真又自然，像在说“你好”和“晚安”一样的简单。妈妈总是很干脆地喊我的全名，有时只是简单的一个姓。她一直不喜欢“小豆子”这样的称呼，觉得对于孩子太过于宠溺和矫情。

我回过头去看浴室，一盏三瓦的小灯泡像一个衰老的渐渐失去光亮的眼球，在氲湿的蒸汽里只看到一团朦胧的黄色，门缝里也只隐约漏出一些光斑，而妈妈正站在这微微的光里用小小的水流洗着澡。轮到我洗的时候，她又总是打开原本安装的照明灯，淡淡地解释说我粗心这样才能洗干净。

“小豆子？你在听吗，爸爸有事情要告诉你。”父亲仿佛仍对着儿时的我说话，语气里的温柔快要满溢。我其实忍不住想喊一声“爸爸”，但我不想再看见妈妈伤心的脸。我只是轻轻地“嗯”了一下。

“你要好好儿爱你妈妈，可以原谅爸爸吗，我和你妈妈只是在一起过了一段错误的时光。”哦，爸爸，一阵难过的情绪汹涌过来，有咸湿的泪水流进了我的嘴里，但是我没有做好流泪的准备，我已经太久太久没哭，眼睛像两口干涸的枯井一样空寂。甚至在握着听筒听到高考成绩的时候，我很快地说出来，坐在沙发上紧张的妈妈，倒一下落了眼泪，她不相信我竟然连四百分都没有。

在那漫长的暑假里，我和妈妈都一直沉默，唯有窗外的老榆树上的那些蝉，卖力地聒噪着。我躲在房间里看厚厚的小说，那些都是父亲以前留在这个家的书，他还细心地为它们穿上洁白的衣服，用黑笔写上好看的花体字。完全不想去大学的我，觉得妈妈最终还

是打开了拴住我的锁，我甚至在心里有一种小小的快感，报复的。妈妈上班的时间，我站在阳台上学着抽烟，用一种拙劣的姿势，满足地喷出小团气体，觉得像一颗颗灰色的心。有一天傍晚，天边竟然聚集起大堆大堆美丽的火烧云，远处的房顶已被点燃，在火焰里隐约露出灰色瓦檐。我竟看到呆掉，直到手上的半截烟突然被人拿去，回头看到妈妈深深的眼神里，燃着一小片火烧云。我们还是没说话，晚饭时，她喝光了碗里的汤，放下碗淡淡地说，对了，明年我打算让你去加拿大留学。筷子夹着的番茄掉在了桌上，我突然很惊惧，是的，那把锁还在，我看着可以轻轻摆动的空空的双手，以为锁没了，但它又拴在了我的脚上。

哦，爸爸。我在心里喃喃自语，如果你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还会让我去那遥远的，寒冷的北边吗。我已经逐渐感到那冰冷的雪花顺着领口渐渐塞满我的身体，攫取我的体温。爸爸，你若在这里，一定会让我和你一起学着弹奏吉他唱歌，学着用宣纸做漂亮的纸鸢，学着去认识公园里的每一株植物。抑或你会认真地开始教我画油画，像你站在画架前的高瘦身影一样那么让我迷恋。而如今，那高高的木质画架上晒着今天刚洗好的衣服和布鞋，湿漉漉的水滴让木纹的颜色变深，像一颗颗眼泪挂在上面，这被遗弃的老画架。

“你没有什么话要和我说说吗，小豆子。你还在怪我是个很坏的爸爸吧。”为了不让自己真的哭出声音来，我拼命向后仰着头，电话摇晃着悬在空中，“我还想告诉你，你的小弟弟或是小妹妹下个月就要出生了，如果你愿意，帮爸爸起个名字好吗？”

浴室的门打开，妈妈带着暖烘烘的蒸汽向电话走来，语气略带责备。是谁，怎么打了这么久。

我不敢回头去看妈妈，我怕听着电话里爸爸温柔的声音，再看一看妈妈的脸，真的会忍不住大声号哭。我默默地站到一边，把话筒递到妈妈手里，她有些疑惑地接过“喂”了一声，头发上没擦干的小水珠调皮的溅到了我的手上。之后很长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妈妈的脸上少了从前那样冷冽的神情，眼角和唇边平添了很多细细的皱纹，这些狡黠的小线条总在一个女人寂寞的时候，越加明显。七年前的那晚也像现在这样，爸爸在一边默默地收拾一个小皮箱，妈妈坐在饭桌前喝一杯浓浓的茶，而我，还是小学生的我，因为这铅块一样压抑的氛围，独自在沙发上蜷着身子哭泣。事情来得太突然，爸爸还在用吉他弹着一首“外婆的澎湖湾”，我们高兴地合着唱，互相抢着笑成一团，这是爸爸最喜欢的一首民谣，他是那样多才多艺，黄昏的时候带着吉他去公园散步，下雨的时候撑好画布画对面雨

中灰蒙蒙的楼房。可是，在我期中考试成了全年级的倒数后，妈妈终于失去了她所有的耐心，她砸坏了爸爸的吉他，扯断了所有的弦，用烂掉的吉他使劲捶打爸爸，哭着说爸爸的歌和画都是垃圾一样没用的东西。又用脚去踢墙角的画架，我便像发疯一样扑倒着抱住妈妈的腿，我恳求妈妈不要伤害这个高高的木质画架，像爸爸一样温柔的画架，我的眼泪鼻涕流出来沾湿了一大片妈妈的裤脚，但我依旧紧紧地抱着。

好的，我同意离婚，不要再伤害孩子了。爸爸说。我惊愕地抬头看他，他的眼睛藏在披下来的额发中，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已经发现彼此是气味不相吻合的两株植物，在一起也只会让对方的根茎腐烂得更快一些，只是为了我，才伪装成枝叶缠绕亲密无间的假象吧。后来的回忆变得像掺了水一样稀薄，我疑心当时的自己哭累后睡在了沙发上，好像还梦见了提着皮箱穿好大衣就要出门的爸爸，他怜惜地看了我一会儿，又亲了亲我的额头，便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大门。之后在长达七年的时光里，我拥有的只是脑海中像个孩子一样天真的爸爸，喜欢温柔地喊我“小豆子”，也从不会问我考试考了多少分。只是在那个决裂的夜晚，我唯一一次看见了爸爸忧伤地站在那里，低垂着头，我相信那时他的眼里一定蓄满了泪水才会不想让我看见。

电话挂断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妈妈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她喃喃道，真想不到，他又有了孩子。这一刻她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自顾自地小声说着一些话，还未干透的短发像颓败的羽毛那样贴着她的脖颈。已经是深秋，我去浴室拿了毛巾递给她，她接过，却茫然地团在手里不知何用，我只好又重新拿过来轻轻地替她擦着头发。妈妈很瘦，我站在她身后，觉得平日里一向利落严肃的妈妈竟然那么小，单薄的肩背和细细的手臂很突兀，有些像从身体里硬生长出来的，此时她收起了一向伸展开的坚强的羽翼，亦只是个小女人，坐在那里寂寞得令人心疼。我像吃了很多的柠檬，鼻子很酸，自从他们分开后，妈妈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爸爸，仿佛一开始这个男人便没有出现过。家里有关爸爸的一切物品都消失不见，只剩下那个画架和我偷偷留下的几本小说。

打过电话以后，总是会打乱我和妈妈生活的节奏，上次是听取高考分数的电话，但那是我预料的分数，只是妈妈还以为爸爸的离开，我会开始认真地学习，心无旁骛。这只是妈妈的幻想，我表面的顺服亦只是为了掩饰，我常和脑海中的爸爸说说话唱唱歌，还是那支过去的曲子“澎湖湾”。我从不曾责怪过爸爸的离开，亦知道他走时那满满的皮箱里装

的都是锡管颜料和油画笔，因为那是超越了他生命的挚爱，就是这样的一个执著热情天真的孩子爸爸。我想妈妈在岁月的洗涤里也一定慢慢淡化了原来的恨，从前她总厌恶男人的不务正业，她更不理解弹吉他唱歌画油画侍弄植物等等怎么可以当作生活的重心，她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女孩，就是可以住在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有着可以望见远处风景的大飘窗，家里放上一整套棕色的真皮沙发，枝型水晶吊灯和软绵绵的席梦思大床。这个华丽的梦境在和爸爸结婚后，妈妈渐渐觉得是可笑又绝望的，她模糊了沙发，吊灯和大床，她开始紧张兮兮地抓住我，敏感于我的每次分数，试卷上的红色数字变成了她身体里的血管，连着心脏。

我站在阳台上想着浑浑噩噩的时光，七年前那些爸爸还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想起总会湿了眼眶，因为清晰地记得每个小细节，那些充满了水分的饱满的细胞，在我和爸爸的身体里，是湿漉漉的快乐。后来爸爸走了，我一下觉得身体里的水迅速地流光了，流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知道，我变成了干巴巴的一片人，记忆也变得迟钝，总是忘记这七年里除了不断参加大大小小的补习班，我还做了些什么呢。

突然，想抽一支烟，记得我还在某本小说后面藏了一包。过去寻找果然还在那里，只是因为潮湿变得柔软。我用火柴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我本来也不是很会抽烟，所以下一下被呛住了，那些烟久久弥漫在我的嘴里，还钻到了我的鼻子里。深秋傍晚的凉风撩弄着敞开的领口，一阵辛辣的味道让我止不住地掉了眼泪，楼下有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包裹严实的婴儿匆匆走过，我想到爸爸也快要有个即将出生的婴儿了，洁白的小小的，尚未知晓人间冷暖，却会有全世界最温柔的爸爸陪伴。我有些难过，眼泪在风里飘向远方，也许以前我曾怨过妈妈，但现在看见她小小的身子和消失的气焰，有的也只是心疼。

“你又在抽烟了”。不知何时，妈妈又站在我身后，这已经是第二次被她发现了。但是泪水还未风干，我羞于回头。

“我去做饭了，你抽完了，记得要刷刷牙，女孩子笑起来牙齿白才漂亮。”妈妈竟然和我说了这样的话，以前她从来不和我说怎样漂亮的话，她甚至看见我在镜子前梳头的时间久一点儿，就会不高兴地咳嗽两声，我若买回一件艳丽的桃红毛衣，她会不声不响地拿去送给别家的女儿。我一直以为，她希望我是个灰头土脸的姑娘。

“妈妈”，我依旧背对着她，我想平静一会儿，装作若无其事地随意说起，可是还没有抑制住声音里的颤抖，“我想去看看爸爸的小孩。”

等了一会儿，只有风吹过纱窗的声音，我想我本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吧。

“去之前该剪剪头发了，刘海都把眼睛遮住了。”妈妈只淡然地说了一句后便走向厨房，她的拖鞋穿了多年，底已经磨得很薄，走起来“啪啪”地响着，“对了，不要空手去，我会做一些婴儿穿的衣物，你顺便带去吧。”

我再也忍不住，把手撑在阳台的护栏上，掩着脸大声地哭了起来，风卷着树叶和我的眼泪，我希望可以一直带到爸爸那里，这是小豆子想你的最好证物。

“小豆子，我是爸爸，宝宝出生了，是个男孩儿，你愿意帮他起一个名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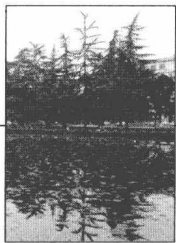
“好的，爸爸。”

“那么，我也给弟弟起了一个小名，他叫小叶子。”

“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呢？”

“啊，因为他是被风带来的男孩儿，以后也会和风一起流浪，你是一颗种在地里的豆子，这样才会长出很多的叶子。”

哦，爸爸。



七月，给你最美的流火

文/汪子钰

汪子钰

笔名予末，出生于1992年。庸人自扰，无须多言。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我越来越不喜欢她了，或者可以说是厌恶。

我叫她妖精，不只是因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相当不错的身材，还因为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致命的妖精的气息。她是妖精，我是凡人，所以当她身边有一大群男生围绕时，我只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或者冷冷望他们一眼然后埋头继续做作业。她说我是书呆子，我说她是妖精。

妖精喜欢买衣服，每次逛街回来，都是嘻哈着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妖精耳朵上有五个

洞，耳环有一大盒，水钻的，卡通的，玻璃的，铁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妖精喜欢换发型，昨天还是黑顺的长发今天就成了黄毛卷了。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妖精确实很好看。

相比，我就差劲多了，浑身上下都是赘肉，脸上的痘痘已经开展了多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且脸上还有清晰可见的太过于久远的伤痕。我从不多照镜子，就每天扎头发的时候站在镜子前瞥一眼镜子里俗不可耐的自己，然后整理书包。在妖精面前，我似乎永远都是自卑的那个。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妖精出去玩，也不带上我，不是她不叫我，而是我总是用两个字就毫不客气地把她的邀请顶回去：没空。

妖精恋爱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争着要当我姐夫的人都排到月球上去了。每次妖精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她的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沉默着，既不打断她也不附和她，等她自知无趣不再多言。不过这次妖精闹大了——跟人私奔了。买了两张票就南下去广州了。我在电话这头听着妈妈快要哭出来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哎，她愿意哪样就哪样，看她能撑多久，我还有作业呢，挂了。那时离妖精高考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三月的日光竟烘得我有些眩晕。

我在离家几百公里外的重点中学上学，在里面最好的火箭班里念书，是要考好大学的，谁有工夫去管她呢。我连我的手机号也没告诉她。她走了倒好，我就不用总是被压制在她的光环下了，虽然我学习比她好，可我就是不满，凭什么她就比我漂亮？还好，上帝只给了她美丽的外表，而把智慧的头脑赐给了没有漂亮皮囊的我。

离期末考试还有两星期也就是本该妖精高考的日子，我竟然意外地接到妖精的电话，她说她为了交房租把工作给辞了，可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房子却又到期了，没钱了，房东要撵人，要睡街边了。我说你睡街边也是去体验生活啊，多好的实践机会。然后挂了电话。那天，刺眼的阳光针一样扎进我的眼睛，我知道，我的话就如强烈的日光一样刺人。

可笑自己的单纯，一开始我还欣喜地以为妖精打电话回来是问我地震有没有事，被吓到没有，毕竟她的妹妹是在离震源如此近的成都啊。可她竟然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丝毫没有收入来源的妹妹要钱。

后来她又打了几次电话，结果当然是我一分钱也没给她。

暑假在家的時候，妈妈一边整理着妖精的床铺一边对我说，妖精说她在广州还好，老板包吃包住。我听了不禁冷笑，包吃包住还用得着流落街头？是面子挂不住吧。当然，我

并没有把妖精的真实情况告诉那个快为她伤心死的女人，更何况妖精还曾百般求我让我别告诉妈妈，她已经让家里汇钱过去好几次了，实在不好意思再问家里要钱了。

刚回学校，就有同学说收发室有我的包裹，我猜一定是那个重庆的男生寄来的，因为他说过要给我一条项链的。高兴地签了字后才发现是从广州寄过来的。确实是一条项链，温润如玉的石头里是丝丝的红，像是夏天天边的火烧云，淡淡地波澜不惊地燃烧着。还有一本《论语》和一张卡片，卡片上有妖精清秀的字迹：

啦啦，生日快乐。这是七月流火。

七月流火。我还记得当我问妖精七月流火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她正对着镜子涂眼影，可能就是七月夏天的火烧红吧。我顿时笑得岔气了，而妖精转过头来一脸困惑地望着我。现在，当我拿着七月流火的时候，我又笑了，我从不记得妖精的生日。可她又何必如此自作多情，果然有钱就是好。

尽管我强忍着，可还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一点儿一点儿掉落到我的校服上，湿了一大片。我不管别人惊异的目光，只是流着泪在人群里大步大步地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走路总是会撞人或者电线杆或者其他的东西，不知自己曾多少次差点儿被汽车撞飞。我没有朋友，因为我不會弹弹珠也不会乒乓球，躲猫猫也经常弄出声响，谁也不喜欢我。只有妖精一个人陪我玩，给我讲故事，看着我。到哪儿我都跟在她后面，只要我手里有她的手，我就会很安心。

我十岁那年，妖精去了成都，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妖精轻轻地推开门，走到床前递给我一罐彩色的糖果，啦啦，给你的。然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但我知道她哭了，在我眼里从来不流泪的姐姐哭了。我也哭了。那晚，我发誓以后要当外科医生，治好姐姐的病。

可当我十二岁那年，妖精和我站在两年前她曾到过的医院的时候，妖精又哭了。我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是撞东西了，为什么不可能参加体育活动了。医生说，视力0.05以下就可以叫作失明了，而我的左眼视力只有0.01，单眼失明而无立体视觉。我也知道连开车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拿起手术刀，怎么可能给我先天性心脏病的姐姐做手术。

我开始讨厌他们，讨厌妖精，如果不是妖精，爸爸妈妈怎么可能在我反复告诉他们我看不清的时候却总是抽不出时间带我去看医生，怎么可能忽视我，怎么可能不在乎我。那